

亦新亦糙梁羽生

□李伟明

品读经典

梁羽生的作品,现在读的人应该不多了。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,我们的初中时代,梁氏大作可是风靡一时的。那时,不管是在校学生还是社会青年(包括农村的),不知道梁羽生的人应该不多。同学们互相传阅的“闲书”当中,很多便是梁羽生的大作。尤其是《萍踪侠影录》《七剑下天山》《云海玉弓缘》等作品,更是读者甚众。很多同学(包括本人)为了抢抓阅读时间,甚至在课堂上也偷偷地低头一睹为快。我辈当年学习成绩没搞好,梁大师责任不小啊!

金庸的作品有哪些,我闭着眼睛也能一部部点出来。梁羽生到底写了多少小说,我却总是搞不清楚。接触梁羽生的作品虽然几十年了,但系统地将其作品通读一遍,还是最近的事。前不久,利用好几个月的夜读时间,将整部《梁羽生作品集》(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)读完了。这个作品集共73册,包括30部长篇,另有3个中篇《塞外奇侠传》《还剑奇情录》《冰魄寒光剑》和1个短篇《飞凤潜龙》附于其中4部长篇作品之后。根据有关资料,梁羽生还有一部《武林三绝》只在报纸连载过,没有出版过单行本,这部作品集亦未收录该作(所以我也没读到它)。

与梁羽生并称的另一位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作品集,也整套出版过,分为36册。论数量,梁羽生是金庸的2倍有余,但论整体质量,梁羽生与金庸的差距还是不小。可以说,金庸的外女作《书剑恩仇录》,便达到甚至超过了梁羽生成名作《七剑下天山》的水平。

当然,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,梁羽生的价值不容否认,他的一部分作品,还是很有挖掘的空间,有些早已被拍成影视剧,颇受观众欢迎。读完整部作品集之后,整体艺术水平较成熟,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,主要是这么几部:《七剑下天山》《萍踪侠影录》《云海玉弓缘》《大唐游侠传》。另外,最后一部《武当一剑》有点悬念,读起来不至于太枯燥,但立意不够高,内涵不够深,否则也可称得上精品。还有个短篇《飞凤潜龙》写得很漂亮,短小而精致,非常耐读,我在几十年前读过,这次再读仍然感觉挺好,是一篇不宜忽略的作品。

梁羽生的作品既然被称为“新派武侠小说”,当然有一定的“新”意。它在通俗文学史上的意义,我觉得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。

一是开先河。新派武侠小说由梁羽生而起(尽管写这种东西并非他的本意,纯粹是逼上梁山)。虽然他的前两部作品《龙虎斗京华》《草莽龙蛇传》尚未脱却旧派武侠的痕迹,有点“夹生饭”的味道(不像金庸,起手便清新脱俗,让人耳目一新),后面的一些作品动不动作者自己跳出来谈一番话的做法,也未完全与旧小说、

评书的风格脱钩,但从《七剑下天山》开始,新意还是蔚然可观,开宗立派的宗师地位可谓奠定了。后来者若是超越梁羽生,与站在他的肩膀上不无关系。

二是构建了独树一帜的江湖体系。梁羽生的天山派系列、南宋抗金蒙系列、大唐系列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。尤其是天山派写得最多,建立起了一个武侠谱系,可谓自成一家。梁作的武功体系也有自己的特色,天山剑法、天罗步法、雷神掌法、修罗阴煞功、疯魔杖法等等,林林总总,包罗万象,颇有创意。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亦不乏成功者,如张丹枫、金世遗、厉胜男、傅青主等都是立体化的,颇具匠心。张丹枫的英雄气概,金世遗的豪迈风度,厉胜男的怪异个性,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值得一提的是,傅青主虽然不是主角,但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,被梁羽生赋予江湖地位和武林传奇,让人因此了解了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历史名人,这就是武侠的魅力,也体现了通俗小说的文化价值。

三是丰富了汉语词库。作家的贡献之一,就是为母语增添新词,让民族语言更加充满活力。梁羽生构筑的武侠世界,虽然与现实生活沾不上边,但因为作品的影响力,其中一些说法已深入人心,在现实生活中广为流传,演变为新的词汇。比如他在很多作品多次提到的邪派武功“天魔解体大法”,可以说是一种隐喻。他的作品中常常提到的“打通任督二脉”,也被引用到生活中的其他方面。一些人物形象也超出了文学范畴,有了特定的含义,比如“白发魔女”“冰川天女”“空灵儿”等。

四是具有时代感的平民意识。旧小说“反贪官不反皇帝”,对于各种农民起义之类的行为基本持否定态度,对底层百姓也缺乏关注。梁羽生的作品则恰恰相反,对农民起义都是肯定的态度、支持的立场,甚至将义军塑造得过于完美,过于革命化,而朝廷、官府则总是黑暗的。在他的笔下,平民英雄众多,他们身上总是正气凛然。

梁羽生还擅长写情感戏,几乎每部作品都离不开这个内容,扣住了某些读者的阅读心理。虽然有些写得泛滥、俗套,但他对此总是不遗余力。在他笔下众多情感故事当中,最动人的是金世遗和厉胜男之间的独特爱情,尤其是厉胜男的结局,令人肃然动容。我觉得《云海玉弓缘》是梁羽生的代表作,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写出了这对绝版的男一号与女一号。

梁羽生作品的另一面则是粗糙,让人郁闷的粗糙。他的不少作品,粗制滥造,似乎就是为了完成任务。大致来说,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。

一是人物塑造多数平庸,留不下印象。这么多作品,涉及的人物成千上万,能让人记住的并不多,很多作品看完以后,竟然连主角是谁也记不起。这就让人总是忍不住拿他和金庸比较。金庸的主角,起码能让

人记住。梁作也有些与金作类似的人物,比如梁羽生笔下的李思南与金庸笔下的郭靖,都与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是结义兄弟;梁羽生笔下的公孙璞类与金庸笔下的杨过,都是坏人之子而成为一代大侠。但和金庸相比,梁羽生写的这些人物,明显逊了几分。梁羽生作品中的人物,性格也比较扁平单一,不像金庸写人,往往能够把人性的复杂充分展现出来,令人赞叹不已。

二是讲故事的能力不强。梁羽生习惯平铺直叙,不善于卖关子,往往一下就忍不住把答案先透露给你,让你登时感到索然寡味,全然没有曲径通幽的妙处。通俗小说缺乏了奇、趣、险、疑等因素,其阅读效果自然大打折扣。特别是读者阅历渐丰之后,便会觉得这些故事大小儿科,不想再去回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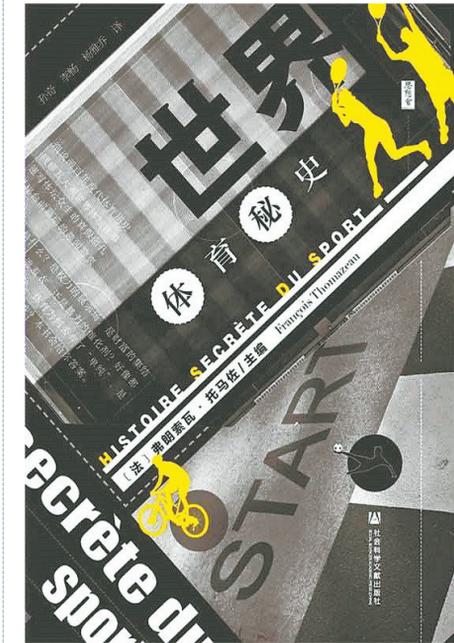
三是情节冗长拖沓,不够紧凑,让人产生阅读疲劳。梁羽生的很多作品根本没必要写那么长,有些故事明显分量不够,显得勉强,他却还在拉拉杂杂不厌其烦地扯下去。如《狂侠·天骄·魔女》,写了五大本,核心故事是什么呢?让人直到读完也说不上,甚至可以边读边忘。

四是硬伤较多。梁羽生的小说,估计发表之后就不再修改,不像金庸那样精益求精,多次全面修订。这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低级问题在梁氏作品中屡见不鲜。有的是文字粗疏得离谱,如《狂侠·天骄·魔女》第63回的回目是“红颜忍睹英雄泪 黑手高悬霸王鞭”,而该书第69回的回目居然是“青衫忍湿英雄泪 黑手高悬霸王鞭”,这也未免太偷懒了吧!有的是说法前后不一致,如《瀚海雄风》《狂侠·天骄·魔女》《鸣镝风云录》几部作品,人物有关联但存在不少矛盾;《鸣镝风云录》第五册中,先说周小凤定亲苏州杨雁声的侄儿(第1760页),后来又变成与保定五虎断门刀刘正杰的侄儿订婚(第1839页),作者写着写着自己都记糊了。又如《云海玉弓缘》写到的金毛俊本来已被孟神通打死了,后来在《冰河洗剑录》里居然死而复活,厉复生和厉胜男到底是什么关系也让人看得头疼。还有的则是事实性差错,如《狂侠·天骄·魔女》《鸣镝风云录》当中,金蒙之间的时间关系明显错位,金国是世宗皇帝在位,蒙古则是成吉思汗、拖雷时代,显然穿越了。

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,没有读完原著就没有评论权。我将梁氏作品通读之后,对他的整体水平基本上心里有数了。梁羽生从1954年写到1984年,留下洋洋千万言,精神可嘉,也很难得。但是,总体来说,我认为他的作品可谓是“亦新亦糙”:在通俗文学领域开创了新的门类,虽然新得不够彻底,还留了些许尾巴,但开拓性的意义不容否定;多数作品文字和情节粗糙,缺乏精心雕刻的工匠精神,阅读价值不高,估计随着时光的流逝,很多以后只能“存目”。

1 《世界体育秘史》

(法)弗朗索瓦·托马佐 著 孙奇 李畅 杨雅乔 译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4月版



北京时间2021年7月23日,2020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拉开帷幕,2020年的热情在2021年的夏天重燃。疫情给体育蒙上了阴影,但体育本就在历史的曲折中前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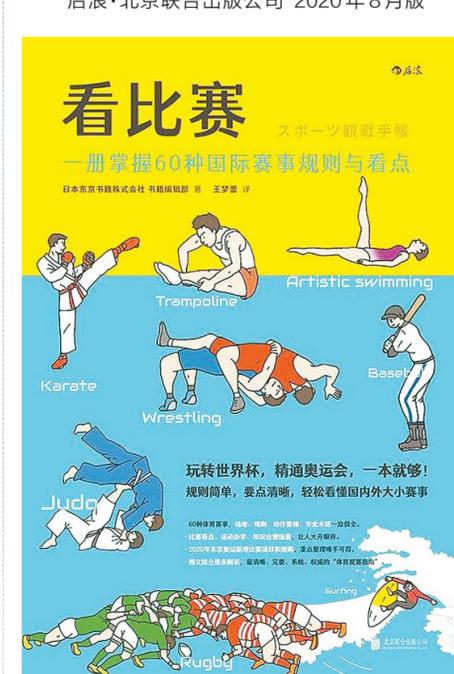
现代体育的肇始,毫无疑问是业余主义至上的。在1866年的一个英国田径俱乐部的规定中,要求参与者必须是“从未参加过各类公开比赛的绅士”或“从未与相关专业人士一道获得过报酬”,其天然地将其他阶层排斥在外,把体育框定在了一个颇显局限的范围内。业余体育的概念,一方面对于体育在实践中纯粹性的追求,为了保证体育发挥其弘扬真善美的作用而存在,一方面也为体育运动内部的阶级斗争埋下了种子,与体育的不断发展存在矛盾。

而联盟式橄榄球的出现则是职业主义对业余主义反叛的绝佳例证。1895年,22家来自英国北部的橄榄球俱乐部脱离英式橄榄球联合会(RFU),另立山头组建了北部英式橄榄球联合会,并对规则等进行逐步修改,在1922年演变成了橄榄球联盟,将其推广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,并赋以“联盟式橄榄球”之名。而造成这一分歧的重要原因就是职业化的分歧。

“体育是一种诞生于19世纪中叶、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。”这是弗朗索瓦·托马佐在这本《世界体育秘史》中给出的界定。体育生来便是复杂的,不论做什么研究,我们仍难以知道体育将驶向何方,但我们或许能确定的是,英雄在人类的未来仍然会被赞颂,体育也将继续闪耀,或明或暗,如同记事的星辰。

2 《看比赛——一册掌握60种国际赛事规则与看点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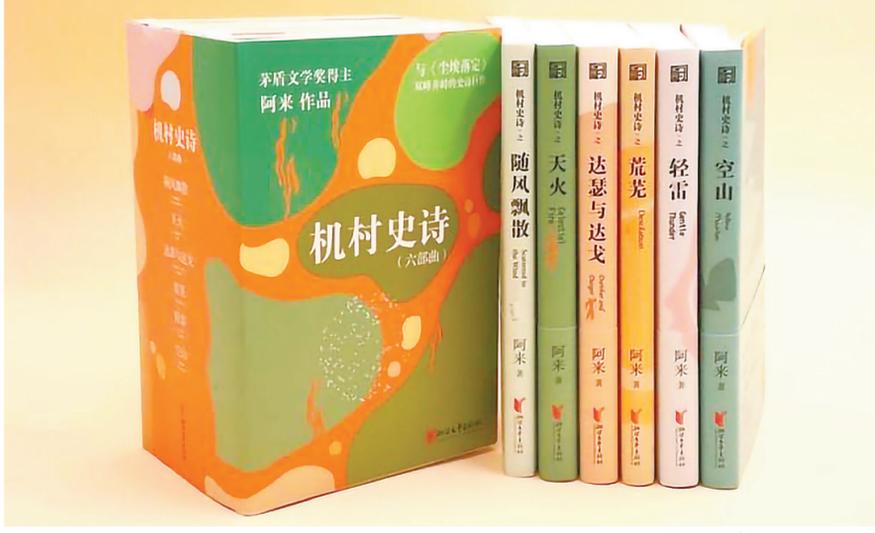
东京书籍株式会社书籍编辑部 编 王梦蕾 译
后浪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年8月版



本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60种体育国际赛事的规则、看点和实用的观赛方式,并用轻松活泼的插图讲解了每种比赛的场地、动作要领和专业术语。书中还囊括了许多让人大开眼界的运动杂学和有趣的知识自测锦囊。除了较受欢迎的足球、体操、跳水、游泳、田径等热门赛事,首次将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登场的攀岩、空手道、滑板与冲浪也皆有介绍。

书情

阿来《机村史诗》(六部曲)亮相全国书博会



《机村史诗》(六部曲)书封。

日前,第三十届全国书博会开幕首日,在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展场里,原计划于8月上海书展才与读者见面的新版《机村史诗》(六部曲)平装版悄然亮相,给了不少读者惊喜。

相比前几个版本,本次亮相书博会的全新版本令人眼前一亮。不仅在内容上详加校订,更在装帧设计上推陈出新,以绚丽、灵动的色泽和轻便的平装形式呈现这部著作。阿来说他已经拿到了样书,是他喜欢的模样,“每一本都让我看到了大自然的色彩,就如我拍下的一朵朵花。”

作为与《尘埃落定》双峰并峙的史诗巨作,《机村史诗》被认为是阿来继《尘埃落定》之后最重要的作品。这部长篇小说六部曲为阿来赢得了“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”,在阿来心中也拥有不可比拟的地位。阿来认为,《机村史诗》是他投入心血最多,比《尘埃落定》更令自己满意的作品。

《机村史诗》(六部曲),依序分为《随风飘散》《天火》《达瑟与达戈》《荒芜》《轻雷》《空山》6部相对独立又彼此衔接的小长篇。每部小长篇之后,各附有一则“事物笔记”与一篇“人物素描”,分别讲述有关新事物的故事,以及与新社会相适应或不相适应的代表性人物的故事。不同于一气呵成的传统长河式结构,阿来用花瓣式立体结构编织出恢宏而细腻的《机

村史诗》;小说的主角不是固定的某个人,而是“变化的”、破碎后不断重组的村庄。谈及小说的特殊结构,阿来说:“花瓣是空间的,向心的。而编年史是线性的,有始无终的。”这部关于一座藏族村庄的当代编年史,不仅在内容上反映出中国乡村变迁的真实图景,形式上亦与乡村星火般的发展进程相贴合。

在《机村史诗》中,阿来延续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,以宏大的视野、独特的视角、诗性的语言,述说山村藏族人民世代的生活。《尘埃落定》故事的发生时间为二十世纪前半叶,《机村史诗》则讲述发生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故事,这两部作品紧密相连,构成一个整体。如果说《尘埃落定》为旧时代画上了句点,《机村史诗》则无疑为新时代的来临和行进书写下一串引人深思的问号、叹号,并留下意味深长的省略号。旧制度解体后,藏族村庄“机村”被纳入崭新的社会体制。这个曾深藏于大山褶皱里的古老村落,随着一次次开垦与开发暴露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洪流中,迎接外来人、新鲜事物,也承载着故人的归来与离开。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为背景,阿来将笔锋对准一个个小人物,以机村为舞台,刻画乡村里细微的人物与事件,以小见大,着力呈现普通乡人的生活、情感和历史,由此拼合、构建出一幅立体式的藏族乡村图景。(肖姗姗)

肖复兴新作谈「成长」

笔管条直的胡同、真切感人的兄弟情……这是作家肖复兴在最新出版的小说《兄弟俩》中,着力描述的内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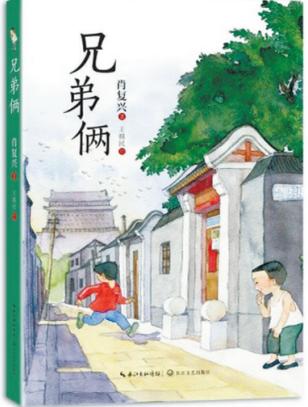
对这部作品,他希望孩子们能从书中感受到爱与陪伴、理解等的力量,“有人认为是童年就是无忧无虑,是不准确的,童年中的烦恼与忧愁,不见得比大人少。”

《兄弟俩》其实是肖复兴以自己与弟弟童年的成长经历为蓝本,创作的少年成长小说。小说中的大河小兄弟俩分别对应现实生活中的肖复兴兄弟俩,但又有所区别。他在写书时,设置了一个富有老北京特色的大环境,讲述了大河小兄弟俩成长的蜕变。

老北京方正的四合院与笔管条直的胡同,是兄弟俩成长的天堂,那温润而真实的祖孙情、邻里情、师生情等,是兄弟俩记忆中存在着的永恒的生命色彩。某种意义上说,《兄弟俩》是肖复兴回顾往事的沉思之作,小说分三十个小节讲述摘无花果、游野泳、甩小跟班、抓闹儿等故事,颇具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的韵味。

《兄弟俩》的后记里,肖复兴写了这样一段话:“一个孩子的成长,并非处处美好,而是充满艰辛与不易。我特别想说,一个孩子不可能不犯错,孩子的错,和长辈的爱,是成长中开出的并蒂莲。让爱穿过错,在孩子心中,错也可以开出花来,这便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情感教育的独特力量。”

他解释道,在孩子成长过程中,爱起到的作用是极大的。爱的教育,无论对于孩子还是对于师长,都是一门功课。“情感教育,除了需要爱,还需要艺术,或者说是艺术让爱升华。”他说,这种艺术的真谛是首先要了解孩子、理解孩子,进而能和孩子进行平等有效的沟通并有的放矢地帮助孩子。肖复兴觉得,从某种程度上,是孩子伴随我们一起成长了一回,“我们应该感谢孩子。”(上官云)



《兄弟俩》书封。